



● 作者/Uri Friedman ● 譯者/張彥元 ● 審者/黃坤銘

預測烏俄戰爭之未來

How and When the War in Ukraine Will End

取材/2023年2月28日美國大西洋月刊網站專文(*The Atlantic*, February 28/2023)



2020年8月1日，T-64戰車操作人員在基輔進行訓練。

(Source: Shutterstock)

烏俄戰爭爆發迄今超過一年，沒有人能精準預測這場戰爭的未來走向。國際社會應為一場可能曠日持久的戰爭預做準備，切勿預期戰爭會以核武或政權更迭告終，更不要妄想「好萊塢式」的速戰速決。

有時候，瞭解可能方案之最佳方式，就是提出無法解答的問題。

一年前，許多人從未料到俄羅斯會發動戰爭，並且認為烏克蘭與其盟國將措手不及，俄羅斯應該很快就會贏得勝利。這場戰爭將如何結束？何時方休？就這場出乎外界預期的戰爭而言，上述問題看似無解。近期，筆者向數位頂尖歷史學家、政治學家、地緣政治預測專家及前任官員提出上述疑問。唯有預判情勢，我們才能掌握未來走向，並使相關單位及早因應，促成所望結果。

專家回復要點如下：要為一場長期且詭譎多變的衝突做好準備，這場衝突可能持續多年，甚至超過十年以上；觀察世界各國如何看待克里姆林宮帝國主義野心；預期任何和談方案均難以維繫，且須仰賴第三方介入調停；不要期望會有戲劇性結局——例如俄羅斯在烏克蘭使用核武，或是蒲亭政權遭到推翻。值得注意的是，當前各方看法與一年前大相逕庭，一些專家預判烏克蘭將獲得決定性勝利，但沒有人預測俄羅斯會在烏克蘭取得決定性勝利。

我們將依次分析這些見解。

當心戰爭迷霧消散

首先是一個基本的重點，亦即這個推演十分困難。艾莫瑞大學(Emory University)政治學家雷特(Dan Reiter)告訴筆者：



「包括我在內，沒有人有十足把握，可以預測這場戰爭如何結束、何時結束。」雷特曾撰書論述戰爭如何結束。

海軍分析中心(Center for Naval Analyses)俄羅斯軍事專家科夫曼(Michael Kofman)警告，戰爭「分階段進行」，期間有「攻勢與作戰頓挫、戰鬥強度增強與減弱的週期」等。另外，「由當前現況推斷衝突未來發展」亦有其風險。

關於筆者所提問題，上述專家並無肯定答案，都是依據未來未知情況予以回復。套句古老的意第緒(Yiddish)諺語——即是「凡人在預料，戰爭在訕笑」。

準備因應長期多變的衝突

2023年春季，在烏克蘭東部，俄羅斯意圖發起攻勢、烏克蘭也將展開反攻。值此之際，據說美國官員向烏克蘭官員傳達緊急訊息：未來數個月，由於高強度西方軍事援助未必能夠持續不斷，因此，在此期間翻轉戰局，朝有利烏克蘭方向發展至為重要。烏克蘭領導人與許多知名專家認為，如果美國及其盟國加速提供更多基輔所需之先進武器系統，例如戰鬥機及長程陸軍戰術飛彈系統(Army Tactical Missile System, ATACMS)，烏克蘭最快可能於2023年贏得戰爭。

曾任美國駐烏克蘭大使的大西洋理事會(筆者任職機構)歐亞中心(Eurasia Center)主任赫普斯特(John Herbst)認為：克里姆林宮於2014年非法吞併克里米亞半島，倘若烏克蘭軍隊使用前述武器切斷連接俄羅斯與克里米亞半島的陸地橋樑，莫斯科將更難向克里米亞軍民提供補給並維繫其

控制。如此一來，可能迫使蒲亭達成和平協議，甚至導致俄羅斯產生新的領導者。

然而，許多專家建議，即使激烈衝突較快結束戰爭，也必須為長期戰爭預做準備。

科夫曼表示，這場衝突「相較於其他國與國衝突，已經是一場長期戰爭，而這類戰爭往往可分為兩種型態——一種時間相對較短，持續不超過數週或數月，另一種則平均長達數年」。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發現，自1946年以來，像烏克蘭境內這種國與國衝突，超過半數於一年內結束，然而當這種衝突持續超過一年後，它們平均會持續超過十年。

科夫曼指出，這場衝突即便表面上結束，未來都有可能重啟戰火。特別的是，如果當前戰鬥消退原因是由於「倉促草率停火，卻未解決根本問題，那麼雙方僅是利用時間重整戰力，期望重回戰場」。

優質判斷顧問公司(Good Judgment)的「超級預測員」(Superforecasters)是一個由大約180位各領域專家所組成的全球組織。該公司執行長海契(Warren Hatch)表示，預測人員預見在烏克蘭「將有一場長期艱苦鬥爭」。然而，部分預測人員指出，這場戰爭與過去衝突有關鍵差異。因此，他們認為衝突可能更快獲得解決。前述差異包括西方對烏克蘭軍援強度及對俄羅斯經濟制裁力道。

截至本文撰寫之時，「超級預測員」預估，大約有70%的機率，俄羅斯與烏克蘭不會在2024年10月1日前同意結束衝突——這是各項預估中，最晚結束戰爭的日期。優質判斷顧問公司也回復筆

者提問，「超級預測員」被問及烏俄戰爭在哪一年結束時：最早為2024年、最晚為2037年、並以2025年居中。

據目前於喬治華盛頓大學(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歐洲、俄羅斯與歐亞研究所(Institute for European, Russian, and Eurasian Studies)擔任訪問學者的俄羅斯記者李普曼(Maria Lipman)觀察，此刻「雙方在戰場上似乎都沒有明顯優勢」，且「烏俄雙方領導人都不願展開和平談判」。這導致李普曼提出了一種終局想定，部分專家亦曾經提及，也就是在美國及其盟國如同支持首爾般

支持基輔，烏俄雙方達成類似南北韓的停戰協定。

李普曼表示：「可以想像類似於韓戰的結果」，亦即「參戰方沒有和解，也無法和解，總是保持警戒，但劃分停戰線，彼此井水不犯河水」。然而，進一步表示，無論烏俄邊界如何劃定，這個邊界很可能比南北韓邊界長度更長且更難以維繫。俄羅斯幅員遼闊，是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也在全球經濟扮演要角，「不同於北韓，不可能被孤立，也不會被孤立」。

2014至2016年，美國天主教大學(the Catholic

烏俄戰爭恐演變成「世代衝突」，即使熱戰消退，雙方未來仍會劍拔弩張。圖為基輔Retroville購物中心於2022年3月20日遭俄軍空襲後的慘況。(Source: Shutterstock)





University of America)美俄關係歷史學家基瑪吉(Michael Kimmage)曾擔任美國國務院政策計劃官員。基瑪吉表示，「我唯一敢預測的一件事情」乃是，現在烏克蘭戰場上發生的事將成為「世代衝突」，即使當前熱戰消退，雙方在未來20至30年間都會充滿緊張與敵意。這將是烏俄衝突，「但這個衝突是另一個在歐洲產生的美俄衝突之縮影」。

基瑪吉表示，最類似烏俄衝突的例子乃是冷戰。當時美國與蘇聯耗費近20年時間，直到古巴飛彈危機後，才就如何遏制並管理兩個超級大國間根深蒂固且牽涉諸多面向的衝突，建立「遊戲規則」。此外，美國工業政策、外交與軍事戰略，以及國內政治等方面，都必須因應全新衝突重新全盤檢視。在美國強化自己，準備與中共進行長期競爭之際，美國民眾可能會感受到，在生活中，與俄羅斯衝突所帶來的影響更為真切，例如，克里姆林宮發動網路攻擊或干預選舉，甚至直接與俄羅斯發生軍事對抗(如烏俄戰爭)。

然而，大西洋理事會赫普斯特指出，相對於美國在冷戰期間的數兆美元支出，美國現在僅花費國防預算6%(每年500億美元)左右的經費，提供烏克蘭軍事與經濟支援。赫普斯特表示：「如果領導人瞭解風險與成本，這是一個可控負擔。」

關注其他國家是否接受俄羅斯帝國主張

目前從事未來戰爭研究的澳大利亞陸軍退役少將萊恩(Mick Ryan)坦誠，這場戰爭最可能在「蒲亭理解其帝國夢遙不可及，且麾下軍隊無法取得作戰勝利時」結束。

2017至2019年，布魯金斯學會(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希爾(Fiona Hill)女士曾擔任美國國家安全會議歐洲與俄羅斯事務資深主任。希爾也指出，克里姆林宮的帝國野心是一個關鍵指標，須特別注意。但是，這個野心可能會受到非戰場因素左右。希爾認為，除非「世界(特別指美國與歐洲盟國以外的國家)不再認為俄羅斯應該繼續擁有當前勢力，也不該具備建立帝國的權利」，否則烏克蘭不會長

治久安。希爾解釋，唯有在此情況下，克里姆林宮才無法藉深化與其他國家的外交、經濟及軍事關係而突破西方孤立，並感受國際壓力，願意透過國際架構認真進行談判以結束戰爭。

希爾認為，若要說服非洲與中東地區國家共同抵制俄羅斯帝國主義，美國與其盟國必須在戰爭利害論述，以及西方普世價值說明方面做出重大轉變。美歐領導人不應將這場戰爭描述為民主與專制，或是東方與西方間的鬥爭，而應該充分說明，克里姆林宮因渴望帝國主義而「違反聯合國憲章與國際法」，而正是這些規範在確保各國國家安全。

美國官員也可能需要擺脫近年大國競爭(Great-Power Competition)的戰略思維。希爾認為，這種競爭框架可能會傳達出一種訊息——全世界的命運取決於美國、中共及俄羅斯間的對決，並且可能進一步塑造地緣政治衝突。美國可能亦須改革不符實需的世界安全體系(如聯合國安理會)，現在不應該再由少數大國決定國際事務。

眾多國家共同維繫亂中有序的動態和平

許多專家認為，在可預見的未來，烏俄戰爭和談的希望渺茫。但有兩種可能的和談情境，而這些情境純屬臆測。這兩種想定都需要其他大國居中斡旋，均非令人滿意快速解決方案。

美國智庫史汀生中心(Stimson Center)巴羅斯(Mathew Burrows)是一位美國情報界前高級官員，專精戰略前瞻與全球趨勢分析。巴羅斯描繪可能發展方向，亦即烏俄雙方僵持不下，透過聯合國、土耳其及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等國進行斡

旋，導致一個脆弱、不具約束力的停火協議。最終，如果美國對烏克蘭減少援助，或蒲亭在2024年俄羅斯總統選舉中遭遇強勁對手而支持度下滑，各方可能會歷經艱難且漫長的努力，達成更穩固的和平協定，其中也將涉及更大讓步。西歐、南歐各國敦促烏克蘭進行談判，其他金磚國家(巴西、印度、中共與南非)亦會同時施壓俄羅斯。這樣一來，美國也須竭力斡旋，並可能成為中共展現其泱泱大國地位的外交舞臺，恰如美國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和平談判中所面臨的情況。

若美國減少軍援或蒲亭在2024年大選遭遇挫敗，歐洲國家恐會敦促烏克蘭進行和談，其他金磚國家亦會施壓俄羅斯坐上談判桌。(Source: Shutterstock)





研究戰爭如何結束的學者雷特提出另一個粗略的戰況發展藍圖：倘若今年春季，烏俄兩國攻勢均未能奏效，讓任何一方取得軍事勝利，則某個中立國家(如巴西或印度)可能介入，安排雙方進行私下和談。烏俄雙方都可能比過去更願意接受這些外交斡旋——蒲亭考量俄羅斯軍隊兵疲馬困，烏克蘭領導人則顧慮戰爭所造成的經濟迫害與人道傷亡，以及西方軍援式微。這些談判可能會產生一個脆弱的停火協議，俄羅斯同意撤出烏克蘭領土(各國都認為克里姆林宮可能會違背承諾，繼續於烏克蘭東部駐軍)，而烏克蘭則誓言恢復克里米亞供水，同時不承認俄羅斯吞併克里米亞半島。上述協議也可能默許——烏克蘭不會正式加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雷特推斷，上述協議可能成為蒲亭的「遮羞布」，對俄羅斯國內民眾宣稱作戰勝利，烏克蘭也得著手進行戰後重建。但是，卻也讓戰爭核心問題——領土主權——懸而未決。

切勿期待戰爭會以核武收場

過去一年來，外界一直忐忑不安，擔心烏俄戰爭會因俄羅斯訴諸核武而以災難性方式收場。近期，由於蒲亭片面終止美俄簽訂的核武管制條約——亦即「新戰略武器裁減條約」(New START)，因而再次引發軒然大波。但是，許多專家並不認為這種情況會真正發生。

雷特解釋，俄羅斯使用核武會「付出沉重外交代價，且使用核武缺乏軍事效益」，更會導致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軍事介入。耶魯大學東歐歷史學家史奈德(Timothy Snyder)表示，個人還是秉持

2022年10月所作出的評估，認為俄羅斯使用核武的可能性非常小。史奈德當時寫道：「我們被這種情境吸引，部分原因是我們似乎缺乏其他選項，而這種情境感覺像是一種結局。」史奈德認為，蒲亭是在製造恐懼，為其軍隊爭取時間，並削弱國際對烏克蘭的支持。

切勿假設戰爭將以莫斯科政權更迭告終

近期筆者與大西洋理事會同事對150餘位全球戰略家與預測專家進行調查，詢問未來10年後世界會是什麼樣貌。將近半數受訪者預期，屆時，俄羅斯若不是「一敗塗地」，就是於2033年前分崩離析，而可能原因就是蒲亭在烏克蘭發起的災難性戰爭。但即使這種情況發生，也不意謂烏俄戰爭會在蒲亭政權垮臺後告終。

2022年10月，史奈德在其評估報告中提出一種情境，即烏克蘭的軍事勝利引發莫斯科內部權力鬥爭，導致俄羅斯由烏克蘭撤軍。因為，蒲亭與其政治對手均認為，忠誠的武裝部隊在國內最能發揮效用。但史奈德所預見的，乃是蒲亭認為穩固國內政權優先，而其對烏克蘭的特殊情感與意識形態則有所妥協，撤軍原因不盡然是蒲亭政權垮臺。

海軍分析中心科夫曼認為，「短期內不太可能出現領導階層或政權更迭」。同時指出，「領導階層更迭不一定會促使莫斯科結束戰爭」。美國天主教大學基瑪吉預判，即便出現新的俄羅斯領導人，願意自烏克蘭領土撤回俄羅斯軍隊、將俄羅斯罪犯送交國際法庭，以及向烏克蘭支付鉅額賠款者(前述目標皆為基輔攤在檯面上的戰爭目

標)，機率簡直是「千分之一，甚或百萬分之一」。

身兼記者與學者的李普曼預期，俄羅斯「人民生活的各個面向，都將面臨長期衰敗」，但並未預期國內政治動盪的可能性。李普曼指出，過去一年，蒲亭「對權力的掌控變得更為牢固，權力更加不受限制，不僅「民眾普遍默許」戰爭，且俄羅斯菁英仍仰賴蒲亭獲得「安全和穩定」。李普曼表示：「會不會到某個臨界點，冒著危險反對蒲亭似乎變得有其道理？由今日的角度來看，這令人難以想像。就目前而言，全力效忠蒲亭顯然比較可靠。」

基瑪吉擔心，美國及其盟國可能會期望戰爭有一個「好萊塢式」結局，主角烏克蘭總統澤倫斯

基扮演「打敗歌利亞的大衛」。不過，這種結局的風險在於，「如果對速戰速決、即時滿足的英雄主義期望太高，我們最終就會對澤倫斯基與烏克蘭人感到失望」，然後可能會減少對烏克蘭奮鬥努力的支持。澤倫斯基「值得讚許，但是這個劇本還沒有寫完。此外，這個劇本並不一定有個快樂結局；就算有，也不會很快到來」。基瑪吉解釋道，「我們必須建構出一套關於這場戰爭的敘事論述，不僅要禁得起時間的考驗，也無須殷切期盼快樂結局。」

版權聲明

Reprint from *The Atlantic* with permission.

過去一年，蒲亭權力擴張、政權穩固，國內民眾默許戰爭，菁英分子更是仰賴其提供政治庇護。(Source: Shutterstock)

